



瓦尔登

湖畔的沉思

李宗浩著

罗勃之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2.5.5

2000-2001

1999

1998

2000-2001

瓦尔登

湖畔的沉思

李宗浩著

罗勃之题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畔的沉思 / 李宗浩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200 - 09349 - 0

I. ①瓦…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9665 号

瓦尔登湖畔的沉思

WA'ERDENG HUPAN DE CHENSI

李宗浩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画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195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9349 - 0

定价: 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序

序

1

李宗浩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急救医生，而我长期从事国际新闻的报道工作。我们职业不同，但彼此一见如故。后来，我一直呼其大名宗浩。

年长我几岁的宗浩对待他人和对待事业都充满热情，我始终为此感动。有一年，在唐山召开中国·国际救援医学论坛，他为筹备会议已经十分疲劳，然而却坚持连夜在会场检查所有的准备工作。“宗浩兄，你太劳累了，好好休息一会儿吧。”我看着凸显疲惫的他说。他却突然提高了嗓门：“明天一早就要开会，国内外的专家都到了，我必须把细节落实好啊。”

宗浩就是这样，从来不放松细节。

这也许是他长年从事急救养成的习惯。

宗浩对自己的要求不仅仅是一个医生，而且还是一个科普作家。他要让公众理解科学。

在我们相识不久后，宗浩送给我他的一部著作——《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他是用心血写成这本书的。这本书的后记一开头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医生，悉心诊治他的病人，是应尽之责，但这只是他工作的大部分；如果他把他的医学知识，通过各种途径，普及给

民众，这才是尽了医生的全部责任。这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国科普事业奠基人高士其同志生前对我的教导，也是我一生为之努力和实践的信条。”

《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描述的是一一个个发生在急救现场的真实感人的故事。宗浩用文字再次展现了这些故事，并结合心肺复苏等医学科普知识，向可能成为第一目击者的广大读者介绍在危重病人突然发病时，在意外情况突然发生时，怎样采取科学的救护措施。

著名作家柯岩在《谁是“第一目击者”》的代序中说，她因病住院期间听到了对李宗浩的种种传说，了解到李宗浩和同事们曾因抢救许多重要人物而声名大震的故事。

柯岩是这样描述李宗浩的：“他晒得黑黑的，看来筋骨强健；他思维清晰，动作迅速；他反应机敏又热情洋溢，说话节奏很快。”“急救医生好像就应该是这样的：集热情与冷静于一身，高效率而有力。因为重伤、昏迷、猝死对抢救的速度与精确度要求极高，据说心源性猝死者最有效的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至10分钟，真是生死一线间……”

柯岩具体描述了她在读《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书稿时的心情：“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越读越感动。我不但从中时时看到李宗浩那脚步匆匆的身影，而且触摸到一颗颗中外急救医生火热的心。不但一个个垂危病人从他们一双双有力的大手中重新获得了生命，而且为

了和死神决战，从那儿夺回千千万万条生命，李宗浩在书中还反复建议成立城乡急救中心网络，建立空中急救中心，大力普及急救知识，培养和训练‘第一目击者’。”

作家柯岩生动准确的描述，在我同宗浩的交往中感同身受。以我的体会，《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不仅表达了宗浩的心声和追求，也是他作为一名急救医生的一段心路历程的记录。

宗浩不仅作为一名急救医生令人敬佩，而且在日常交往中待人谦和、虚心诚恳，很快就会同其他人成为朋友。在本书收集的作品中，他怀念徐迟、高士其、赵朴初等先生的文章无不体现这方面的品格。

《在呼唤科学春天的那些日子里——忆徐迟》一文中，宗浩深情地回忆了他同徐迟先生数十年交往的过程，表达了他对徐先生的敬仰和钦佩。在徐迟先生潜心创作的日子里，宗浩如同家人一样关心他的健康。宗浩在《自强不息的“生命进行曲”——哭高士其》一文中写道：“高士其，这位创作出大量优秀科普作品的伟大作家，与法国的儒勒·凡尔纳、苏联的伊林和美国的阿西莫夫一样，为人类普及科学知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乐观宽大的胸怀，与病魔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和永远向上进取的豪情，激励、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宗浩将被誉为当代“急救之父”的彼得·沙法教授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认为同“这位在‘二战’时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的相识相知，并成为我的良师益友的过程中，使我感受了医学大家的风范、

品德、学问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做人做事”。

本书还收集了他抢救旅法华人吕霞光先生的心脏病急症、抢救北京市副市长李润五过程的文字和其他一些文章，有的详细描述了抢救的全过程，有的告诉人们为什么必须懂得急救知识，否则再有能耐的急救医生也回天乏力。在《心肺复苏的“安妮小姐”走遍天涯海角，走入万户千家》一文中，宗浩讲了他参加主持中央电视台“家庭急救”节目制播的体会，坚信这个节目与万户千家紧密相连，与社会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次最广泛而生动的“第一目击者”的社会培训。

宗浩自己在前言中说，本书收入的文章从“时空”上显得散，而我却认为这些文章在主题上是集中的，那就是文章中所记述的事多和他本人有关或与急救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有关。

我近年来参与了宗浩举办的一些活动，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学到了一些自己以前没有能够学到的知识。一个学术造诣深又有文学修养的宗浩将要出版新的集子，嘱我写一篇序，趁此机会写了我以上的一些感受。

马时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原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

2012年3月18日于北京

前 言

《瓦尔登湖畔的沉思》散文集即将要付印出版。我国著名诗人贺老（敬之）为拙作题写书名，新华社原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教授为本书作序，无疑使这本小书增光添彩。

我是一个工作在紧张突愕的各种现场、医院急危重病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急救医生。急救、心肺复苏、灾害医学是我的专业和为之献身的事业。几十年来，我出版了《现代急救医学》、《现代救援医学》、《冠心病的急救与监护》等几本学术专著，撰写、翻译本领域论著，也出版了一些科学普及的书籍，但是，为什么要出版有一点文学色彩的散文集呢？

近30年来，因为工作关系，我不时在国内外参加一些学术会议，跑了一些地方，接触了一些品格、学问很使我敬重的人，参与了一些重要的事。自幼就爱好文学，到北京后念的是医学，业余考入了北京图书馆科学文艺通讯院，有机会听取高水平的文学、科学报告，参加了文学家、科学家的讨论，丰富了知识与阅历。虽然工作后再无此缘，但“文学”却植入身心，因此医学与文学相结合的科普的血脉，一直流淌在我的身上，而且有幸得到我国科普创作奠基人高士其老师的直接指导与帮助。

1977年后，在中国科学春风的沐浴中，徐迟的《哥德巴

赫猜想》等报告文学掀起了文学界、科技界创作的热潮。文学家如冰心也热情地参与了科学家（界）的活动，我有幸与这些大家熟识，而且认识到，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联姻”，必然是今后高科技时代人类文明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新文化，是多元的主流文化之一。当时，高士其十分同意我的见解，徐迟也很赞成我的观点。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提高，文化日益多元，“联姻”在当今未能充分实现，但我深信，这是暂短缓流，曲折过后，定有高潮。

正基于此，我想把过去写的一些以科学活动为基础，略有一点文学味道的“散文”，整理编成一个小集子，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在我国科技日益昌盛的时代里，我们的专家除了大部头学术论著外，写一些科普，写一点与文学“联姻”文章，使我们的读者也“多元”一些。让科学思想、科学进展融入文学人情、文学风情，吹进我们的社区，吹入我们的家庭。

这些散文，“时空”确实是“散”的，但记述了我人生各个阶段的人和事。人物都是与我关系较密切的长者，事大多与我的医学急救生涯、社会活动有关。文章的排列不按时间为序。但为什么将《瓦尔登湖畔的沉思》列为首篇呢？而且为什么又以此篇作书名呢？有必要向读者作个介绍。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亨利·梭罗（1818—1862）所著。梭罗生前只出了两本书，此书是1854年出版的。书出后100多年，连同作者，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像沉睡着一一般。但在100多年后，也就是说，在20世纪末以来的近二三十年

间，现实将人们唤醒，该书成为文学、科学领域里一本独具特色的名著；而这位人生短暂、在世影响不大的作家，几乎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环保之父”。

我是在 1998 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绿色经典文库》丛书中读到《瓦尔登湖》的，而译者徐迟是我故乡南浔中学的老师（那时我尚在小学，未曾上过他的课，但后来我们很是熟识），并曾听他说译此书的概况。因此，我认真读此书，但总是读不进去，又读不深，读不全懂。可是每读一遍，就觉得在我的“思想百叶窗”启开了一片、二片，射进了几缕明媚的阳光。正像我读鲁迅的《阿 Q 正传》一样，读十遍八遍，每次总能得到启迪，足见先生作品之不凡。

作品不在多少，也不在字数是十万字还是百万字，而在于精、深、高、信、达、雅。时下，介绍一些专家学者，常爱用某君主编专著数十部、撰写论文几百上千篇来标其身价，看来用传统的“著作等身”都远不够了。我是实在不敢恭维的，但也不因自己只有三四部专著，二三十篇论著作而自惭。

我读了几遍《瓦尔登湖》，又看了译者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次译书的介绍。在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十分严重的现实中，我们正视了这个问题。唤起公众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观念，保护人类生存家园，普及科学知识逐渐蔚然成风。有幸的是，在 2002 年秋，我作为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代表团访美的成员，参观了波士顿西北的康科德城郊，最后到了瓦尔登湖，见到了梭罗的那幢小木屋。而《瓦尔登湖畔的沉思》这篇散文，这样的沉思，正是我人生此前的回顾，包含对现在的评论和对今后的设想。这

是一篇跨度很大、很散的散文，但形散而神不散。

我回忆徐迟先生的文章《在呼唤科学春天的那些日子里——忆徐迟》，至今没有在报刊上正式发表过。老师走后，虽时在怀念中，但著文缅怀总是下笔甚难，因此故乡多数人也不知我与徐迟的交往。不知何故，近年有人知晓，约我作文，推托不过就答应下来了。谁知交稿日期是2010年9月初，要在南浔政协主持纪念徐迟的会前成书，我的文章是排定之一。其时我正在北欧，同行的还有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队长、副队长等三人，日程紧凑，只好赶了两个晚上，借着现代化的电邮递至国内，夫人金辉帮助整理，我也不及审读修改，就请她给南浔传出去了。这篇文章据说还行，收在当地出版纪念文集。后来一看，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刚刚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欢欣鼓舞，沐浴在科学春风中，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等优秀报告文学（科学、文学、散文、诗歌等的有机融合）的发表，在那个热气腾腾的可爱的年代，其影响不可低估。而我，作为当时对徐迟创作、生活的一个见证，一个学生的感受，也是十分深刻的。这篇散文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侧面。那时的徐迟，真是热情高昂，理想十足。

在人物方面，本书对我在科学普及和人生事业有重要影响的纪念恩师高士其的文章，以《你的人生最充实 你的人生最壮丽》为代表。这是在他逝世十周年，我出的《走近高士其》一书的自序，文章较全面地反映了高老的人生与事业艰辛奋斗的历程。该序（和书）问世不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大夫、国家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多次建

议我此文应在报刊上发表，认为这对矢志科学事业的年青一代会有帮助，对无论是同龄还是“忘年之交”间的友谊有好的引导作用，文风也有些特点。吴老、钱老已经故世，建议依然真切，故收在集子中。

朴老（赵朴初）是我十分敬重的人。那些年我们来往也多，他的住家与我工作地北京急救中心仅是一步之遥。现在即使仙逝，他那清瘦的身影、慈祥的神色总是清晰地映在我的脑海，他亲自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北京急救中心题字，也为浙江南浔的潮音寺和一些名寺大刹题名，这些题字留下的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明珠。我对“书法家”是这样理解的：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字又写得好才能获此“家”（佳）称。如果仅仅字写得好就勉强了。朴老对于急救事业的关心，知道的人并不多，我的文章算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吧。

柯岩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她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待人之热诚，真似严冬里的一盆炭火，令人感动。她因心脏病成了我的病人，在交往中，我们成了好友。说来还是因为贺老（敬之）的关系才与她相识的。柯岩对科学普及非常关心，对科普创作如何提升其文学水平，她和冰心二位给予我切实的指导。我的一本只不过十万字的小书《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算是一份及格的卷子。柯岩为该书写了序言，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的顾英奇大夫也写了序言，朴老题写了书名。为什么一本小书得此厚爱？正如柯岩经常对我所说，你们做医生的要经常写一些有文采的科普作品。社会上多知柯岩的文才，少知她对科普的关心。令人

惋惜的是，2010年12月她匆匆离世。此间我不在国内，故今年春节伏案写了文章《啼唱生命，声声不息——相信柯岩大姐》来纪念她。

在国际急救医学领域中，彼得·沙法教授（Peter Safar）被誉为“心肺复苏之父”。他是当代急救急诊、危重病症、心肺复苏和灾害医学事业与学科的创始人。我有幸能成为他的学生，不仅在专业上，也在做人上受益匪浅。国人不在医学界中大概对他不甚了解，但可能对当今用于心肺复苏的模拟人（俗称“假人”）的“安妮小姐”比较熟悉。挪威的复苏模型就是根据沙法教授的科学思想、实践，由拉多先生与他合作而制成的。这位“安妮小姐”，成为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全球为普及急救最忙碌的“人”了。

沙法教授的功绩不仅在于创立了心肺复苏，成为美国危重症监护医学创始人之一，更是创立了灾害医学。在导师指导下，我与我的同事们在20世纪80年代创建了急救、复苏、灾害医学专业，9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灾害医学组织体系和救援医学专科的创立，得到了沙法教授等的指导与帮助。沙法教授做学问是楷模，他躲在医学院校研究机构里可以几天不踏出门一步，他还走出“象牙塔”，到马路、社区等现场关心抢救病人；他参加学术会议，从不带学生、助手在身旁，前呼后拥地，摆架子显威风。参加学术讲座他认真听讲，举手提问，酷似一个学生、普通的听讲者，他绝不瞎捧场，更不“忽悠”，他反对在会议上照几张相，拍一点儿录像回去作秀，以炫耀乃至捞取学术资本。他于2003年逝世，全世界的急救学界隆重地纪念他。作为受他教诲的学生的我，感

受、学习颇多，尤对当前我国学术界的一些不正之风感到忧心忡忡，读者从文中可略知一二。

上面讲的是人物。事件，主要是急救，乃是我的本行。其实在人物中已渗透了事件，所以介绍心肺复苏的文章的背景不在此赘述。

近20年来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的第一个十年间，天灾人祸，在全球此起彼伏，因此灾害救援已成为政府力抓、社会关注的大事。这方面的文章我从30多年前就开始写作。书中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会议有关内容，2004年年底印度洋海啸后我赴印尼做救援评估的相关文章。从这些文章里，读者可知人类在享受现代文明阳光，也不时被阴霾所笼罩。

在急救活动中，我特别选了有关“空中急救”的若干篇。这些年来，因为灾害频发，关心急救的人多起来了，这是好事。但少数人在史学观上有偏差，确切地说，对急救事业的历史沿革了解得不够，居然对我国在此领域中几十年来大量的实践、研究视而不见，而把个别人近年来的一点儿作为或参与的团队，说成“历史由此开创”，这无论是学风还是文风，都是欠妥的。

军队有陆、海、空三军，缺一不可。在现代救援中，地面救援显然是主战场，但在地震等重大灾害发生时，地面交通中断、堵塞，道路遭受严重破坏，为争取时间快速运送伤病员、抢救人员和物资等，空中救援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常态下，紧急危重病患者的救援也需要空中救援力量。直升救护机和喷气飞机是重要的抢救、运输工具，而参与的队伍、装备也有其特殊性和专业性。为此，我们几十年来做了大量

的工作。在相关的文章中我还特别提到一位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讲师王寿椿博士，他是德籍华人，认真负责、实心实意帮助我的工作，可惜过早离世了。

空中救援不是有架直升机，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就算完事。最近这方面报道颇多，说某单位（并非专业空中医学救援机构）、某人开创了我国空中医学救援，这真使人担心不已。所以，无论是文学、科学作品，还是新闻、报道文稿，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我想说明，我们早已脱离了农耕文化，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科学与文学“联姻”，植根于时代，记述公众关心的人与事，科学散文是应该值得提倡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形态。

我的这本小书，愿是这种文学形态海洋中的一朵浪花，一个微波，如能得到阳光的垂青，映衬着美丽和光明，那真是欣慰之极！所以，将《大海，人类对您一往情深》作为本书的最后一块“砖”。

李学浩

2012年春于北京

北京登湖畔的沉思 前言

李学浩

《北京登湖畔的沉思》散文集即将要
付印出版。我国著名诗人贺老敬之为拙作题
写书名，新华书店社长、常务副总编马
敬荣的本书作序，~~与敬荣对诗的鼓力和支持~~
~~使这本小书增光添彩。~~

我是一个~~医生~~^{工作}在紧张繁忙的多种现
场，医院急诊危重病室工作已逾半世纪之久的
职业医生，急救、心肺复苏、灾害医学是我
的专业和为之献身的事业。~~现在出版了现~~
~~代急救医学、灾害医学、冠心病的急救监护~~
~~几本~~专业书籍和撰写、翻译本领域的论著，也
出版一些科学普及的书籍，~~所以业内的同行~~
~~还认为比较重要~~但是，为什么要出这本
学色彩的散文集呢？
(有些)

近三十年来，因工作关系时在国内外出加
些学术会议，跑一些地方，接触了一些成品格
学同很使我敬重的人和重要的事。玉宇年代还

作者手迹